

杜子春傳

說淵十別傳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不事家產以
心氣閒縱嗜酒邪遊資產蕩盡投於親故
皆以不事事之故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
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
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
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言其心
且憤其親戚踈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

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爲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竹歌舞於倡樓不

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竒作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對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恐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發憤以爲念此謀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

言淵乙集 卷二 一
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
三四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
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止之曰
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以此不痊則
子貧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遊生涯
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
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
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足衣食於名教復圓

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
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
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楊
州買良田百頃塾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
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柩
殮櫬恩者麗之讐者復之既畢事及期而
往老人者方嘯於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
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居處室屋嚴潔

非常人居綵雲遙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
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發灼煥窓
戶玉女數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
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
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
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
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
獄及君之親屬爲所囚縛萬苦皆非直實

但當不動不語耳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
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
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而旌旗戈
甲千乘萬騎遍滿崖谷來呵叱之聲動天
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
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拔劍張弓直
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將軍左
右竦劍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

對問者大怒催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
將軍者拘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後猊獅
子蝮蛇萬計哮吼拏攫而前爭欲搏噬或
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
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
掣其前後目不得開湏臾庭際水深丈餘
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
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散

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竒貌鬼神將大
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刃又四面迨迎傳
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又取
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摔於堦下
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乃鞭捶流血或
射或斫或者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
誠爲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
十餘年矣今爲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

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
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
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
妻耶令取剉確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
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
使乂在世間勅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
見閻羅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乎促付
獄中於是鎔銅鐵杖確搗磴磨火坑鑊湯

刀山劒林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
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
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
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
醫藥之苦畧無停日亦嘗墜火墮床痛苦
不濟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絕代而口
無聲其家目為啞女親戚相狎侮之萬端
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

言游之集 卷之六 六 書院楊
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苟
爲妻而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
乃許之盧生備禮親迎爲妻數年恩情甚
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
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
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爾然觀其射雉
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
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爲妻所鄙安用其

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
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忽忘其約不覺失
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
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
合屋室俱焚道士嘆曰措大誤余乃如是
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
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
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

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
重煉而子之身猶爲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遙指路使歸子春強登臺觀焉其爐已壞
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
子削之子春旣歸愧其恩誓復自効以謝
其過行至雲臺峯無人跡嘆恨而歸

杜子春傳

終